

坊间名人

本色王连松

姜瑞光

每周四上午,在鹿鸣小区地下车库西北角空地处,总有一位老先生义务为小区群众理发。理发不是一项太深奥的技术,熟能生巧,理得多了,技术也就相应提高了,但是能长期坚持公益理发,就不简单了。疫情期间,老先生甚至给熟悉的老同志上门服务。

来理发的顾客大多是退休老人。其实,很多人不是单纯为了理发,而是找老朋友聊聊天,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当我听说这位老先生是副师级转业干部,还是一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,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。我很好奇,他本可以安乐无忧地享受晚年生活,是什么促使老先生这样做呢?一个雪后初霁的下午,我敲开了这位老先生家的门。

老先生叫王连松,今年刚好70岁,个子不太高,但铁骨铮铮,气度非凡。2004年,王连松从部队转业,2005年3月分配在市委统战部,2015年正式退休。上了岁数的老人,腿脚不方便,出门理发充满很多变数。王连松也进入了老年人行列,深知老人身子骨脆弱。于是他就起了念头,要为退休的老同志义务理发。

王连松执行力强,马上购置了理发用具,很快就支起了摊。一来二去,当人们逐步了解了“理发师”王连松的时候,内心都充满了钦佩之情。毕竟人家曾经也是“老首长”,让“老首长”来做“头顶上”的事情,总有些过意不去。可王连松不这么想,他说为人民服务不是说在嘴上,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,在部队是这样做,退役照样不褪色。保持军人的本色,为小区退休老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,他的心里是愉悦的。

与王连松对话,不知不觉就说到了他的军旅生涯。1972年冬天的一天,天寒地冻,零碎的雪花不时地从空中飘落。在栖霞市大柳家公社道西村,却是热闹一片,锣鼓喧天,王连松身披大红花被村民簇拥着走上了通向部队的道路。他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!

王连松在上海某导弹部队待了不到一年,正赶上空军在部队挑选飞行员,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空军体检。由于身体结实,健康无恙,当年就通过了空军的各种审查。1974年,他正式进入了空军预备学校,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素质训练。除了常规的跑步之外,还要进行100米、1500米的中短跑训练和10000米的长跑训练,以及旋梯滚轮、单双杠、俯卧撑等基础训练。从学习驾驶初教6教练机,到驾驶米格15高教机,他肯钻研,不怕吃苦,驾机技术越来越娴熟。1977年他从航校毕业后分到航空兵某部,驾驶歼6飞机。

1985年,王连松已经是能飞四种气象的战斗机飞行员,部队领导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飞行人才,便将他分配到河北某地训练基地,任飞行大队长,学习驾驶歼7、歼8机型。除了战斗训练、试飞、培养空军飞行干部以外,他还参与培训国外飞行员。1992年,王连松被派往俄罗斯,学习世界先进机型飞行技术。之后,他为国家培训了大量的空军飞行员。

当谈到飞行安全时,王连松很严肃地讲述了当年他在飞行中遇到的特殊情况。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,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子。那一天,他像往常一样驾驶歼7飞机进行训练,飞行中,机身突然颤抖不停,机体失去平衡。他马上意识到,这是飞机操作系统发生了故障。情况十分危急,他拉动操纵杆试图提升飞机高度,飞机在空中持续上下抖动。面对险情,他即时向地面塔台指挥员进行了汇报。指挥员果断下令:如果不能挽回,选择在无人区弃机跳伞!

王连松理了理自己的心绪。根据自己对歼7飞机的了解,他觉得还有希望驾机安全落地,挽救飞机。飞行高度越来越低,情况越来越严峻,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,操纵杆仍在抖,但机身平稳了一些。最终,他驾驶飞机安全落在了跑道上。塔台两侧,首长和战友们都击掌祝贺,每个人眼里都含着泪水。这是王连松人生的高光时刻,这一刻他为自己的人生戴上了一顶最璀璨的桂冠,这顶桂冠叫英雄。他冒着生命危险挽救飞机的事迹,当年并没有公布于众,他的这段英雄事迹也只能保留在军事档案里了。当然,他也因此受到了部队的嘉奖。留在军事档案里的还有一件类似的事件。有一次,他驾驶歼6飞机起飞,高度200米时,突然与一群鸽子相撞,慌乱中鸽子误入发动机,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行。他急忙在空中转了一小圈,并及时在空中调头,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再次驾飞机安全着陆。他两次化险为夷,为国家避免了两架飞机的损失,也为空军飞行员树立了典范,他的事迹在部队广为流传。

在部队服役期间,王连松荣立八次三等功、三次二等奖,并荣获空军最高安全奖。在他的书柜里,除了各种战斗机模型,就是荣誉证书和奖章,每个证书和奖章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事迹。从2002年开始,王连松从参谋长、副师长,直到被提拔为某训练基地副司令。在他的领导下,基地为军队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飞行人才。

光阴荏苒,二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王连松的英雄事迹早已公开。然而,作为英雄的王连松却悄悄地退到了幕后。他像一棵小草,虽然没有花香、没有树高,但从不寂寞、从不烦恼。他在小区为群众义务理发,默默地做着对大众有利的小事,永葆为人民服务的军人本色。

医者傅老六

丁仲华

傅老六,傅老先生,是我的父执辈。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,傅老六在烟台街上可以说是大名鼎鼎,当时的武术界及社会上的男女老幼,甚至连他的亲属背地里也是这样称呼他。傅老六,三个字成了他老人家的尊号。以这个人人皆知的尊号做文章题目,更能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之意。

多年以来,我一直想写点文字追思他老人家,因为苦于不知道他老人家大号怎么称呼,迟迟无法下笔。傅老六的旧宅拆除以后,其后人住在哪儿已无从打听。后来我只要经过原西南村和捷敏街,遇到一些老街旧邻,就会向他们打听他老人家的名字。说到傅老六,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但一问起名字来,大家都瞪眼了,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。

后来,武术界的朋友陈元亭先生借给我一本王开文、姜振友合著的《老烟台武术》一书,书中有对傅老先生的介绍:“付增文(1902—1981),山东平度人,兄弟六人,排行第六。先生自11岁师从李宝喜习太祖长拳,后又师从莱阳人林再模习地趟拳,师从扈庆彪习罗汉锤,师从沧州人王振义习擒拿、接骨术”“他给人接骨治病分文不取”(文中“付”疑为别字,实应为“傅”)。事实证明,傅老先生确实以习武和接骨术享誉烟台街,并远传至周边各区县。

关于傅老六的武功,我十几岁时,就听爷爷说过。我们家的一名远亲王兴(音)和傅老六不知因为什么事,产生了一点纠葛,两人都武功了得,年轻气盛,谁也不服谁,便相约“试试手”。地点约在原德新街(现毓璜顶街道办事处辖区)东端,那里原是一处空旷地,东西最宽处有十几米,南北连着窄一些的一条长街。那天早上,两人如约

在此会合,依照江湖上“点到为止”的规则,你一拳我一脚地切磋起来。那时闲人也多,围观的邻居、过往的路人将此处围得水泄不通。打斗一段时间,休息一会儿,接着再开打。临近中午叫停,回家吃饭,下午接着来。据传言两人一连打了三天。到第三天时,傅老先生的母亲找到王兴的母亲说:“嫂子,找个人给他俩说和说和,算了吧!打死俺老六,我还有五个(儿子),你可就一个!”就这样,经街坊说得上话的老人劝解,两人就此和解,结束了这场打了个平手的“试手”。

1960年春夏之交,在西南河路南端与南通路交叉路口,即现在的三环锁业集团附近,一位农民装束的中年人,怀里揣着一只被捆绑着、眨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,极像猫头鹰的鸟,他称其是“恨虎(音)”,逢人就打听傅老六住在什么地方,声称要将这只鸟卖给他。因为这只鸟是治疗跌打损伤以及接骨的中药方中的一味主药材,除了他买,别人没有买的,即使买了也没有用。后来,这个人打没打听到、鸟卖没卖出去,因我那时年纪尚小没有在意,可见傅老六那时的名声已远传至烟台街周边的乡下。

在这一年的秋天,我家北屋邻居搞了一地板车养殖海带废置下来的棕绳,拉回来截断后当烧柴。他家的闺女从街门口往院里搬,女孩仅比我大一岁,势单力薄,怀里抱,地上拖,只能一点一点地搬。我奶奶见状颠着小脚过去帮忙,结果被地上的棕绳绊倒,当时就站不起来了。邻居们见状,赶紧把她弄到家里,发现我奶奶的左腿疼得不能动了。

我家的吴姓老乡,按老家辈分我称其为“二大爷(第四声)”,听说后探望我奶奶。他看了之后说:“是不是‘掉环(脱臼的

俗称)’了?这样吧,二大娘,叫你孙子和我一起去找傅老六,请他来给你扎固扎固(方言:医治之意)。”

那时我家住在现在的毓东路东端,距傅老六家不远。他家在现在的南通路小学路西道边,街门朝南一座三间北屋两间厢房的小院落里。见到傅老六后,二大爷把情况大体说了一下,请他去为我奶奶医治。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傅老六说:“我现在已经不‘出马’了。”二大爷听后,指着我对傅老先生说:“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妈,他爹在外面干活不常回家,他奶奶一躺下,他姊妹三个连饭都没人做。六哥权当可怜,无论如何麻烦你走一遭。”傅老六听了之后,看了看我,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:“好,那就破个例吧!”然后,他起身穿好衣服,又转过身顺手从抽屉里拿了点什么装在衣兜里,就随我们来到了我家。

进屋后,傅老六看了看躺在炕上的我奶奶,说:“是‘掉环’了。”接着他挽起衣袖,将我奶奶脱臼的那条腿搭在他的右肩上,不知怎么一用力,只听到轻微的“咯嘣”声和奶奶的“哎呦”声,他说:“好了。”接着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纸包交给我,嘱咐说:“去买一瓶黄酒,温热了,与这药一起喝下去,几天就好了。”

果然,经过傅老先生诊治,我奶奶第二天就可以坐起来,第三天可以下炕扶着炕沿、桌子慢慢挪步了,大概四五天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

那时,我们家生活拮据,我奶奶痊愈之后,也没有能力去答谢傅老先生,但这份情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对于傅老先生,以上仅是我亲身经历和老人述说的几件小事,远不足彰显他高明的接骨医术。

(陈祖庆先生对此文也有贡献。)

投稿邮箱: ytbbyj@126.com